

叔叔的包子

●檀庭春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二十出头的叔叔怀揣着梦想，背上了行囊，带着满腔的热血和斗志，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他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准备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包子铺。叔叔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对成功的渴望，他相信只要用心去做，就一定能赢得顾客的青睐。

经过半个月的选址、装修和布置，叔叔的“安庆包子店”终于开张了。他用心制作的包子，每一个都蕴含着他对美食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尊重。然而，他的包子与市场上常见的肉包子有所不同，同样价钱的肉包子，他的比别人的小，而且肉也相对较少，味道更是平淡无奇，有人说他的包子吃起来就像白水涮过的一样。面对食客们的抱怨，叔叔一开始还耐心地解释，他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总有一天顾客会理解他的用心良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抱怨，叔叔也就不再解释了。就这样，他的包子铺开了不到几个月，就因为生意惨淡而不得不关门大吉。叔叔的心里充满了失落和困惑，但他并没有放弃，第二年，他又带着同样的热情和希望再次去了上海，但结果依旧，他的包子铺又一次只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后来，叔叔带着满心的失落和困惑回到了家乡，开始跟随着爷爷一起种田。那时候，自家的农田还没有被承包，每家每户分到的土地都是自家来耕种农作物。有一天，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叔叔忍不住向爷爷提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我做的包子没人喜欢呢？我用的都是最新鲜的肉，最好的面粉，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也保持了极高的卫生标准，为什么顾客们就是不买账呢？大多数顾客都说我的包子不好吃，甚至有人还出言不逊，骂我。”爷爷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缓缓说道：“你看哈，一会儿天就要下雨了，待会儿回去换件黑衣服再出来干活，这样淋点雨衣服湿了脏了也看不出来，你如果非要穿个白衣服继续干活，那你就会被淋湿，被弄脏衣服，看起来糟糟的，就会被别人嫌弃、笑话。”叔叔听完爷爷的话，沉默了，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几场雨过后，秋天悄悄地来临了。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金灿灿的稻田，爷爷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紧接着就是忙碌又热闹的秋收，在叔叔和爷爷几天的辛苦劳作之后，终于把稻子全都装上了板车。叔叔在前面奋力拉车，我和爷爷在后面推车，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一起努力往家里赶。农忙结束之后，没过几天叔叔就收拾了行李，第三次踏上了去上海的路，重新开始了包子铺。

还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二十八

容易瞅见土里冒尖的笋芽，刚扒开腐叶摸到凉丝丝的笋衣，弟弟突然喝住我：“这笋还没过三寸，不能拔。”我听后恍然大悟，手中的竹笋还是大地怀中的“襁褓”。这才晓得，山里的规矩是笋子破土长到尺把高才能拔。

忽想起去年清明假期，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妻子的老家。临近返城那日午后，岳母说，山上竹笋正嫩，拔些回去吃。遂穿上蓝布罩衫，带着我和小儿子往前面山间竹林去。小儿子她斜拔笋根，断口处沁出清亮的水珠子，却一直拔不出来。见我笨手笨脚，岳母捏着笋壳开始教学：“红筋的是苦笋，得挑青壳黄底的。”我们顺着根左右摇动，果真挖出了裹着黄泥的鲜笋。笋壳上的绒毛沾着露水，摸上去软乎乎的。不一会儿工夫，筐里已装了过半，待我们还要继续拔笋的时候，岳母却摆摆手，带我们朝山下走去。“大山养人，人也得养山”。岳母跟小儿子说道：“采大留小，装半筐是活络，满筐就是贪心。”这话像山泉似的，随着我们慢行的脚步叮咚作响。

此刻，微雨后的山道泛着油光，我和弟弟在竹林里穿行，终于拔得五六棵。弟弟要我都带回城里，我拿了三棵，说是图个新鲜，多了就浪费了。下山经过村口时，开小店的摊贩正坐在轮椅上剥笋衣。二十多年前，他在外地建筑工地上被砸坏了身子。看到我们，他问候了一声并说：“回去炖腊肉比较好吃，你看你的指甲缝发黑，用些茶油搓就干净了。”我怔在原地——去年岳母往我汽车塞笋时，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归家后，我拿出一棵笋褪去层层外壳，嫩生生的笋肉露出脸来。腊肉在砂锅里咕嘟时，气雾蒙了玻璃窗。恍惚见蓝布衫的身影立在蒸汽里，待要细看，只剩水珠子顺着窗棂往下爬，一滴追着一滴。



古雷池城郊写生（国画）檀明华

初夏抒怀(外二篇)

●丁香子

软。随手翻到杜子美的“好雨知时节”，窗外的雨忽然就落入了诗句里。那些泛黄的书页夹着稻花渗出的清香，恍惚间，我似乎看到新翻耕的水田里，父母亲打着赤脚在泥泞上布写诗行。麦穗灌浆的私语、稻秧抽穗的颤音、黄红辣椒爬满藤架的姿势，都在春天最后那串音符里羽化成蝶。

翌日清早，大地的声音或缓或急地碾过，绵绵细雨又一次润泽着万物，仿佛在酣眠中翻了个身，花谢了，叶绿了，小小的鸟儿会飞了。原来，夏天的第一声惊雷里，天地万物正以草木为笔，在湿漉漉的稿纸上续写着生生不息的行章。

最温柔的清明节

每逢清明节前的周末，我们都要到长江华阳河口坐轮渡前往江对面的山上祭扫。渡口早已挤满了行人和车辆，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在江中穿梭。我站在船头，望着江水，恍惚间仿佛看见了苏轼的身影。

那是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苏轼在黄州贬谪期间独自坐在江畔，黄州的桃花还未落尽，他却已尝到了人间的苦涩。他用荠菜和春笋熬了一碗寒食粥，虽滋味清淡，却让他想起了远方的亲人，于是提笔写下“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笔锋一顿，一滴墨落入江中，惊散了水中的月影。

黄州城西的乱葬岗上，新坟叠着旧家。苏轼拨开荒草，手指触到温热的青苔，他忽然感慨：“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句话从心底升起，惊飞了一群纸鸢。那些被火舌舔舐过的魂灵在云端游荡，有的牵着断线的纸船，有的抱着褪色的纸马。他解下腰间的酒囊，将酒洒向东南方——那里埋葬着他的发妻王弗。23年前，她也是在这样一个杏花飘雨的清晨，悄然离世。

千年之后，我站在渡口，隔着时空触摸到那个瞬间。贬谪的苦楚、丧妻的悲痛，都在苏轼的诗句中流淌。打开手机，一位久居杭州的发小发来一段视频，说他今年清明无法回老家，正带着孩子漫步在苏堤春晓的柳色中。视频里，游人们举着自拍杆穿梭于花荫，却无人留意青石板上那些深深浅浅的凹痕。苏轼曾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如今，整座西湖仿佛成了他的后花园，游鱼在墨色的涟漪中吞吐着诗句的韵脚。

回望当年，苏轼在归途的泥泞中行走，芒鞋上粘着潮湿的桃花瓣。贬谪的狼狈与丧妻的痛楚交织在一起，却在雨水中酿出几分微醺的甜。他掏出砚台，就着松涛研磨墨块，写下“空庖煮寒菜，

它带走秘密
是全部的黑色
是迅速拉长拉直的黑色波浪
是一场雪
一场绵延千里
持续万年的葬礼

回家的路

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转过身
一条路从草丛中浮现,有时
它是一段宽敞的塘坝
窄窄的地头，田埂
有时
他只剩下皱褶的额头上飘荡的银丝

星子。流萤。
多么古老的路标
古老得一眼就能辨认

夜露打湿的脚步
惊起一群蝙蝠
它们拍打翅膀四处散开
夜在我身边重新集聚

我听到年迈的咳嗽
穿越厚厚的土墙
又被上一层白霜

是成群的雪花把我一直带到村口

那个手提灯笼的少年
把灯笼挂在夜半的钟声上等我

振风塔

振风塔在燃烧
雨中的振风塔在燃烧，多少年的火焰
摸上去竟然那样凉
那样光滑

它的表面
暴露了许多年前的本质

而在高高的塔顶
在我们不常去的地方
在我们还不能到达的地方
那里布满了蛛网和尘埃

石头里面只有石头
肯定还有裂缝
细细的裂缝就在石头体内孕育

黎明

我醒过来，天还没有亮
几点星光静静沉入杯底
清洁工扫去落叶尘土，堆积街角的黑暗

装满垃圾的车辆驶过空旷的大街
镜面倾斜反转

蝙蝠倒挂屋檐房梁
漆黑的洞口，紧贴月亮飞行
掩埋在云层后的脸，那个梦中人
他清醒记得

通往黑夜的每一条路
皮下穿行的蓝色血管
黑暗又温暖的子宫

在白色大理石廊柱底座潮湿的泥土下
盗墓者蜷曲在盗墓者遗留的尸骨旁
陡峭的唇，腥红的呼吸

在皱褶的床单上
摸到一条腿，截去尾巴的鱼
抛到山顶的房子
在雾气中张开嘴,那里

凌乱的树枝上还挂着湿淋淋的肺叶
因积水而变得透明的空洞
一口移动的井，我深陷其中
可我知道的并不多

对面的山，山上的树
茅草和墓碑

碑文残缺，当夜游的鸟收拢翅膀
当他从微醺泛白的肚皮上起身
冰凉的月光从额头垂落
孤悬石缝外的尾巴，最后的线索
带来深深的疑问

黑马

黑马在黄昏之后来临
遥远的地平线，群山绵延起伏
北方的天空阴暗低沉
风围绕昏黄的马灯摇晃
马厩的四壁在它喷着响鼻的身影里摇晃

所有星星都飞向青草掩映的高原湖泊
粗糙的盐巴和冰雪
在边境线上反复研磨
那咀嚼干草的声音

黑夜的缺口在牙缝间渐渐扩大
看不见的路在草根下蠕动
断断续续的蹄印

举过头顶的梅花，依然是
祖国的万里江山
雷声隆隆，山谷里苍茫的回音
词语的空洞里
黑马把自己连根拔起

曹青的诗

一只蝴蝶落在塔顶
落在草尖，静静的
从天际飘来的孤舟
又飘向天际

我把自己搁在靠近船尾的甲板上
夕阳的光透过指缝
在我身上涂抹

振风塔在退缩，后来
墙壁挡住了它
它退回到它一直站立的地方

春天

我在我的身体里死亡
这有什么
站在你走后留下的坑里
双手高高举过头顶，我知道
这还远远不够

风中，我试图抓住雨水
雨中，我妄想握紧闪电
而滚过屋顶的闷雷，缓缓低沉
多像你越来越微弱的呼吸和心跳
在听诊器里久久回荡

那些潮湿的春夜
月亮是一块微微泛红的疤痕
在断肢残端
堵住伤口的棉球湿透了

还要经历多少死亡
我们才能继续活着

花草树木，更多的
在你到来之前，已静静的
深深地埋葬

大雁

每年春天
大雁北归
木叶落，雁南飞
我在中间，拥有两倍的幸福
拥有比幸福更多的伤悲
许多事，我们早就忘了

大雁都还记得

当又一行大雁从头顶静静飞过
天空依然值得我们一次次抬头仰望
沿着桃花盛开的方向
目送那些在天边渐渐淡去的身影
等到深秋时节
它们列队穿过云雾
缓慢滑向一池墨绿色的秋水

雪落下来的时候

雪花悄悄落下来的时候
我已安然入梦
雪花轻轻覆盖原野路面的时候
我已梦回故乡

炉灶边火光摇曳
夜深了
灰烬下面总还有点火星闪烁

纺车嗡嗡响
在温暖的棉被里
在厚厚的积雪下
我又一次从容醒来

当油菜花成为风景

让我们去亲近每一株油菜花吧
就象倾情拥抱自己的亲人
蓝天，白云
那些在大地上终年劳作的身影，春天
因为他们美丽，回忆
因为他们更加忧伤
时光流逝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油菜花依然是每年春天盛大的事业
当油菜花成为风景
我们离开家乡已经太久太远
当家乡已是故乡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成了车窗外镜头里
美丽的乡愁

落日

落日下——
群山肃穆
万物转身垂首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
有人流下忏悔的泪水
石头获得了姓氏
也获得慈悲之心

落叶

我已经想不起在书的第几页夹入一张纸条
那是一首还没有完成的诗歌草稿
光线变幻
窗口慢慢转向一棵树
树影斑驳
如果有人恰好翻开
请你把它轻轻摘下，撕碎
请把它们全部抛向风中

前朝旧事

泥土太浅，枯枝过于暴露
荒草青苔漫不经心
翻开断砖碎石，半截蚯蚓
翻忙缩回黑暗的洞穴
剑尖挑起的边陲
叛乱暂时平定
东宫打入冷宫，乌云中的闪电
一段轰然倒塌的城墙
古井旁的老槐树，枝繁叶茂
仿佛记错时辰的鬼魂
他说着没人相信的秘密
风一样的尾巴，雪一样的足迹
菊花的心事比天大
青楼女子在醉里卖笑
梦中哭泣
总把朱丹印压进杯底
太子年幼的咳嗽，牵扯古老的病根
公主西行的嫁妆，雪山上起伏的皇城
山河在青灯里摇晃
无边的黑夜
在更夫粗糙的手中瓜分
丝绸展开的小路边，一块石头在打坐
两棵青草在诵经
夜晚高耸的崖壁上，佛光闪闪
五百年后高僧如约而来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
爱情是春风里双飞的蝴蝶
杨柳岸边，相逢寂寞才子
枫桥夜泊，偶遇进京赶考的书生
浮阳江畔歌，琵琶幽怨多

晨钟里，正梵香舞剑
晨鼓声声，好秉烛夜读
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深夜
雪压梅梢，风摇塔铃

的晚上，外面飘着雪花，我和爷爷奶奶坐在火桶里面烘火，这是我们老家安徽南方一种独特的冬天取暖方式。火桶里燃烧的木炭发出温暖的光芒，映照着我们每个人的脸庞。突然，屋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我和爷爷赶紧从火桶里面出来，打开大门往外看。这时，叔叔从他新买的面包车上下来了，一身黑色的大衣，显得格外神气。我竟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就是我的叔叔。等我反应过来后，赶紧把叔叔抱住，一起回屋里面取暖。叔叔的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他告诉我们，这次他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包子的大小和味道都做了调整，更加符合顾客的口味。接着就是各种好奇的问这问那，记得那天晚上一家人聊了很久很久。

叔叔说，这次在决定开设自己的包子店之前，他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周边的多家包子铺。他不仅亲自购买了这些店铺的包子，还细致地品尝了每一款，试图从中捕捉到那些让食客们赞不绝口的秘诀。在与顾客交流的过程中，叔叔认真倾听他们的反馈和建议，这些宝贵的信息让他对包子的制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回到家中，叔叔开始了刻苦而充满挑战的实验过程。他翻阅了大量的烹饪书籍，尝试了无数的配方和比例，甚至在深夜里还在厨房里忙碌，只为找到那个完美的味道。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调整，他终于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包子制作方法，以及一系列令人回味无穷的口味。

新店开张后，叔叔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深知创新是吸引顾客的关键。因此，他不断地推出新的包子品种，每一种都蕴含着他对传统美食的尊重和对创新的渴望。为了回馈忠实的顾客，叔叔还特别设计了一套会员优惠活动，让每位顾客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怀。随着时间的推移，叔叔的包子店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人们不仅因为美味的包子而来，更因为那温馨的氛围和亲切的服务而成为回头客。叔叔的生意就这样一天天红火起来，他的故事也成为了邻里间流传的一段佳话。

再后来，叔叔的包子铺生意越做越好，顾客们都说他做的包子口味独特，品种丰富多样。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叔叔的包子铺已经发展成为十几家连锁店的老板了。叔叔变了，包子的味道也变了，变得更加符合顾客的口味，更加迎合市场的需求。叔叔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坚持了自己对美食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倾听顾客的声音，学会了在坚持与改变之间找到平衡。他明白了，就像爷爷说的那样，有时候需要根据环境和情况调整自己的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

叔叔变了，叔叔的包子也变了。

深山古刹，多少次
你从昏迷中慢慢苏醒
眼底都是慈悲善目的僧人
雨打芭蕉，风卷梧桐
一面古老的铜镜前
江山易碎，美人远去
惊恐慌乱中
我只带走十钱逃难的盘缠
埋下一罐活命的银两

历史剪影

离开当铺
我手里多了几枚铜板
身后留下整个帝国，残阳如血
印在城墙垛
无字碑和诏书左下角
西汉东汉
南朝北朝，不久
皇宫又换了一户人家
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冬天的河流，剃刀留下扭曲的疤痕
黑白之间界线更加模糊

历史传说

在大海中心
离星星最近的地方，每天
我都与她们中最美的十颗眉目传情
拥抱黑暗，手指划过雨水冰凉的脊背
斑驳的闪电
月亮零乱的倒影，最大的碎片
在渐渐归零的夹角里
我们用舌尖交换彼此的秘密
桂花树分泌醉人芬芳
一只乌鸦蹲在倾斜的桅杆上，头顶星光
浑身的泡沫
就在我们沉没的地方

历史片段

一顶大红花轿
喷响锣鼓
迎亲的人们在天边时隐时现

一个大红的囍字
一对长夜厮守的红烛
黑里。雨里。
黑眼睛里
尽是知冷知暖的爱情

一角鲜红的头巾下
是我美丽的新娘
我的美丽的梦中新娘